

没有凶手的暗夜

东野圭吾 著

〔日〕

袁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没有凶手的暗夜

〔日〕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068

《HANNIN NO INAI SATSUJIN NO YORU》

© Keigo Higashino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凶手的暗夜 / (日) 东野圭吾著; 袁斌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02-013490-8

I. ①没… II. ①东… ②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1989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特约策划 陶媛媛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90-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录

小小的恶作剧事件 1

黑暗中的两个人 39

舞女 77

无尽长夜 101

白色凶器 127

别了，教练 159

没有凶手的暗夜 191



小小的恶作剧事件

1

达也死了，仿佛一片从屋顶飘落的枯叶般坠落而亡。这事就发生在我正像个白痴一样追赶着足球的放学后。

“刚听见有什么声音响起，就看见有人坠落了下来。那声音很响，一时间我都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同班一个名叫田村的同学告诉了我这个噩耗。他是现场众多目击者之一。

达也坠落的校舍旁黑压压地围了一大群人，旁边停着辆救护车。我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正巧看到达也的尸体被人用担架抬出来。看到上边盖着的白布，不知为何，我只觉得心头一股无名火起。

“达也。”

我冲过去想看看达也的脸，看他一眼，和他开句玩笑：“怎么了？这不是好好的吗？”

但这时，有人猛地拽住了我的手臂。我瞪了对方一眼。是我们的班主任井本。

“别慌。”

井本平静地说。然而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威严，让我无法动弹。

这时，周围响起了“哇”的一阵吵嚷。达也的右臂从担架上无力地垂落下来，那条胳膊细得就跟假人模特似的，不自然地弯曲着。

“好恶心——”

身边一个软弱的家伙说。我刚想伸手去揪住那混蛋的衣衫，井本就出言阻止了我。

救护车载着达也离去之后，辖区警署的警察便展开了调查。他们似乎还找了几个现场的目击学生问话。看到田村的身影混在那群凑热闹的人里，我便朝他走去。

“他们没找你打听情况吗？”

听我这么一问，田村一脸不服气地噘起了嘴。

“一班那个叫藤尾的家伙作为代表去接受警方的询问了。虽然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人看到，但藤尾似乎是最先报警的人。还不是因为那家伙成绩好……”

“藤尾啊……”

那学生我认识，个头儿挺高，脑门儿也挺宽。

“达也……行原他怎么会从楼顶摔下来？”

听我一问，田村把两臂抱在胸前。

“我也闹不明白啊。”

他歪着脑袋，一脸沉思状。

“总而言之，突然就见他摔下来了。当时我正在下边打球，就连行原上了楼顶都不知道。”

据田村说，或许是自杀吧。看到他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强压着心里的怒火向他道了声谢，转身离开。

我一边寻思着今后该怎么办一边在现场周围徘徊。校舍旁，三个女生用手绢按着哭肿的眼角，她们是我和达也的同班同学。尽管我也很想放声大哭，但这并非此刻我该做的事。

过了一阵，就见班主任井本从校舍里走了出来。他似乎刚刚接受过警方的询问，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估计这也是他从教以来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

井本看起来似乎是在找什么人，转脸看向我这边之后，便一溜小跑地来到我身旁。

“中冈，你能来一下吗？警方有话想问你。”

听我说什么都没看到，井本点点头。

“他们说想见见行原的好友。如果你不愿意去，那我去找别人好了。”

他一脸认真地说。

我同意了。井本让我到教员室旁的接待室去。屋里一名头发稀疏的中年刑警和另一名年轻刑警正等着我。

询问是从我与达也的关系开始的。我说我们从小学起就是好友，现在也在同一个班。

紧接着，对方又问了达也的性格、最近的情况，还有交友状况之类的问题。我很清楚，刑警们认为他是自杀的。等他们问完之后，我试探着说：

“达也不是自杀的吧？”

听我这么一问，中年刑警满脸意外地“哦”了一声。

“为什么呢？”

“他没有自杀的动机。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有，那家伙也不是个会自杀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两名刑警对望一眼，嘴角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后，刑警又问，除我之外达也还与谁关系密切？我想了一阵，举出佐伯洋子的名字。刑警们也曾听说过这名字。

“似乎是他从初中起的恋人吧。我们听井本老师提过。”

我摇了摇头，纠正道：“是从小学起。”

与刑警之间的谈话持续了三十分钟。我所得到的消息就是，达也确实已经死了。

一走出接待室，就看到井本在走廊上等着。然而吸引了我注意力的，却是低头站在一旁的佐伯洋子。她似乎刚哭过，眼圈通红。她看了我一眼，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其后仿佛又悲从心来，用手绢按住眼角，什么也没说。

看着洋子走进接待室，我想了片刻，走上操场，在饮水处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约莫三十分钟之后，刑警放出了洋子。看到她脚步踉跄地出现在校舍门口，我连忙从长凳上站起了身。

“辛苦你了。”

就连我也搞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总而言之，我实在是没有和她多说两句的勇气了。

洋子的身体僵硬得就像是坏掉的机械人偶一样。我们两人相对无语。

就在我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洋子抢先开口：

“别说同情的话。”

她的话语速稍快，但口齿清晰。随后，她伸出右手，撩起了垂在额前的黝黑直发。之前的泪痕已然消失不见。

我便不再言语，因为我的确正打算说几句安慰的话。说起来，记得念小学的时候，她就最讨厌别人在她被欺负后安慰她。

洋子缓缓向我走近。她在距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停住脚步，盯着我的眼睛。

“今天阿良你……代替他送我吧。”

她的话里仿佛带着一丝哀求。我只能默默点头。

我们两人各自推着自行车，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路上，洋子不停地讲述着刑警问她的问题。

“你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儿得知案件的？”

这似乎是对方提的第一个问题。而她回答说，是留在教室里的同学告诉她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弄明白是阿达死了，我一下子眼前发黑……醒来之后，我已经躺在保健室里了。”

所以警方对她的询问才延后吧？

其后的问题，与他们之前问我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也不清楚达也为什么会在那里，而达也近来并没有什么不对劲这一证词也与我一致。

直到在她家门口道别，洋子都没流一滴泪。我生性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人，但这一点反而帮了我的忙。她异于常人的坚强让我感到惊讶。

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到达也家看了看。玄关的灯没开，整个

家静悄悄的。家里的人估计不是到警署就是上医院去了。我踩动了自行车的踏板。不知为何，我的眼中突然盈满了泪水，夕阳下的风景变得歪斜模糊起来。

一到家，我就立刻给目击到整个经过的藤尾打了电话。听我说有话想问，希望能够立刻见面，藤尾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说，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疑惑。

我和藤尾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见了面。尽管是个只设有秋千和滑梯的冷清公园，但正因为人迹罕至，才更适合谈些私密的事。

“我们班在达也坠楼的校舍对面的三楼上。当时我正在教室里看书，觉得眼睛有些疲劳，打算看看窗外稍微休息会儿的时候，看到了那一幕。”

藤尾在秋千上晃动着纤瘦的身体，回忆着当时的情景，缓缓说道。

“那……你看到达也坠楼的瞬间了吗？”

我略显紧张地询问。藤尾重重地点了点头，说“看到了”。

“我看到行原的时候，他正在翻爬楼顶的护栏。我倒是替他的危险行为捏了把冷汗，但他自己却满不在乎地在上边走动。之后他突然摔了下去，感觉像是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一样。”

“达也爬到顶楼的护栏上去了啊……”

所谓护栏，是一堵宽三十厘米、高一米左右的水泥围墙。一部分男生中间流行为了试探胆量而爬上去站着。校规上别说是爬到围墙上，就连上楼顶也是严令禁止的。

“这么说来，达也当时是摔下去而并非跳下去的？”

然而藤尾却很慎重。

“我可说不准。行原当时爬上楼顶的护栏，之后就掉了下

去——仅此而已。除此之外，都只是些不负责任的猜测。我对警察也是这么说的。”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究竟是自杀还是事故，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话说回来，达也那家伙跑去那地方干吗？”

藤尾双手抱胸，偏着头说。

“上楼顶这事也就罢了，我总觉得有件事比这更加令人纳闷。”

“更令人纳闷？什么事？”

我问道。藤尾平静地说：

“行原当时是独自一人上楼顶去的。这才是最令人想不明白的一点。”

2

与藤尾道别，回到家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硬逼着自己咽了几口无味的饭菜。也不知是听谁说起，吃饭的时候，老妈和小我一岁的朋子一个劲儿地想套我的话，结果被我彻底无视了。

吃过晚饭，我便立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估计朋子今天不会再随意闯进我屋里来了吧。

躺倒在床上，挂在墙上的相框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初中时加入足球部后在县预选赛的首场比赛里便遭遇败绩时拍的纪念照。前排左手边，是我满身泥泞的身影。当时我是边卫。在我身旁，是达也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笑脸。当时他是门将，白色的

队服亮得晃眼。

——达也，你怎么会死了……

我朝着照片里的挚友发问。那家伙明明没有半点儿该死的理由，结果却死了。这猜不透的原因让我揪住了自己的头发。

我和达也从念小学时起就相互认识。我们成为好友，不仅是家住得近的缘故。满身缺点的我和完美无缺的达也竟然能够如此投缘，实在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运动上，我都远远不及达也。他个头挺高，和我站在一块儿的话，甚至会让人误会我们是兄弟俩。念小学的时候，我就整天想着要努力赶上达也。

念了初中之后，我们两人的关系依旧亲密无间。因为和他一起加入了足球部，让我心里的这份意识变得更加强烈。每天我们都会踢球踢到傍晚，之后再相约一起去泡澡。我们两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泡在澡池里那几十分钟的闲扯。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在学校里的成绩开始划出上升的曲线，与达也之间的差距也开始渐渐缩小。

中考时，听说达也要考县立的 W 高中，我便开始发奋学习。我不顾班主任提出的“危险，你最好还是死了这条心”的意见，报考了 W 高中。虽然最后顺利录取，让周围的人大跌眼镜，但事后回过头想想，当时真是下了一番狠功夫。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是因为听说达也曾打算改考比 W 高中稍低一档的学校，也就是我能考上的学校的传闻后，才下定了决心的。

就这样，我们两人一直相伴走到了今天。既是宿敌又是挚友。甚至有人说，有行原的地方就有中冈，有中冈的地方必有行原。

但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处不同点。

那就是达也身边有恋人佐伯洋子。

洋子是在我们念小学五年级时，从东京转学过来的。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毫无来由地出了一身冷汗，心跳加速。虽然她让我第一次“来电”，但对她抱有着酸酸甜甜的感觉的人，却并非只有我一个。搞搞恶作剧、找点麻烦出来、希望能够借此来吸引她注意的少年绝不在少数。这也说明，当时的她给了我们怎样的震撼。

稍稍感觉有些成熟，而且成绩也极为优异的洋子，没过多久就成了女生里的头头。同时，她也是从那时候起，变得与某个特定的男生关系亲密起来的。那个男生就是达也。

当时达也是儿童会的副会长，学习方面自不必说，就连运动方面也是无人能及。由于对手是他，所以其他班的学生只能甘拜下风。

达也与洋子的关系密切，这事在学校里很快就风传开来。除了平常的休息日和午休时间，就连远足与运动会时两人也时常在一起。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机灵地远离他们俩。

念初中之后，他们俩变得很少会当着其他人一起行动。虽然其中也有洋子开始与同性朋友增加交往的缘故，但看起来达也与洋子两人也体会到了单独相处的乐趣。周六下午或周日我邀约达也时，他也曾不好意思地拒绝过我几次。后来听传闻说，有人曾在街上看到他们俩，于是我就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们了。

洋子也和我们两个一样，报考了 W 高中，并轻松地通过了考试。因为她总和达也一起学习，所以成绩自然比我好。后来我听说，他们一般是在镇上的图书馆里学习。在听说这事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镇上的图书馆里有自习室。

后来达也和洋子两人的关系一直没变。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即便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也让人感觉是如此清爽，包裹在暖暖的氛围之中。面对他们两人，就连那些对男女关系苛刻啰嗦的高中老师，也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公开的、令人羡慕的关系，这就是达也与洋子。

每次看到他们俩，我都会感觉分享到了他们两人的幸福。与此同时，其实也有一丝苦涩的心情。究其原因，不过只是些令我自我厌恶到头痛的无聊事罢了。

也就是说，我在面对挚友的恋人时，感觉到了面对自己初恋的心情，而且至今不能忘怀。实在是傻到家了。

3

翌日清晨，一早醒来，我便抢在所有人的前头去拿报纸。从报箱里拿早报这种事，对我而言，其频率大致也只是一年里有那么一两次。

《高中生坠楼身亡》

几乎每份报纸的社会版都以这样的标题报道了昨天的事件。内容与我从田村和藤尾那里听到的大致相仿。究竟是事故还是自杀，报上并没有公开这方面的观点，与达也父母的谈话也刊登到了报上，说让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大的不孝什么的——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类话。

话说回来，达也为何会跑到那地方去呢——目光从报上挪

开，游荡在半空中，我陷入了深思。

达也向来行事慎重，连看到我跑上楼顶都会板起脸来厉声训斥。这样一个人，怎么会……

还有藤尾所说的话。

他为何会独自一人呢——藤尾提出的问题，确实令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来到学校，正如预料中的一样，昨天的事已经被吵得沸沸扬扬。老师们召开了紧急教员会议，因而第一节课改成了自习。

“这事会牵扯到学校一方的责任问题，所以那些家伙拼了。”

同班的万事通笹本说。

“这种事本来应该是可以杜绝的。既然校规已经禁止学生到楼顶上去，那就应该把事情做彻底，找个人来巡视一下什么的。别人肯定会这么说的。”

笹本仿佛是在询问我的看法一般，盯着我。我什么也没说。

聊着聊着，话题扯到了洋子身上。女生们说这件事给她的打击估计挺大的，男生们则说行原这家伙可真是干了件蠢事。大家的反应各有不同。

下了第一节课，我立刻爬上了通往楼顶的楼梯。我想看看当时达也是从什么地方、怎样掉下去的。但楼梯尽头的门已牢牢地上了锁。倒也算是亡羊补牢吧。对学校的这种马虎劲儿，我只觉得很可笑，却再也生不起气来。

我狠狠地踹了大门一脚，刚开始下楼，就听有人正从楼下往上爬。是一个我曾经见过的女生。记得她应该是高二的学生，和达也同是英语俱乐部的成员。

“门锁着。”

听到我从楼上说话，低着头的她就像是痉挛似的身子一震，原地站住。抬头看到我，她的嘴微微半张开了来。

“是来祭奠达也的吗？”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看到她的右手握着束花。洁白朴素。但我却不知道那花叫什么名字。

她把花束藏到身后，站在原地一言不发。我心想，这女孩的眼睛真是又黑又大。

“我去找老师商量商量，让他们放我上楼顶去。要不，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她往后退开，靠在墙边。

“我……我还是不去了。”

说完，她便转身冲下了楼梯。空气中残留着白色花朵的淡淡幽香。

从第二节课起，课堂恢复了之前的安排，但是没有哪位老师提起昨天的事。或许是因为教员会议上已经特别叮嘱过，让他们别说废话。

午休时间里，我到对面校舍三楼的高三一班的教室去了一趟。藤尾正坐在窗边的座位上看书。

“你就是从这里看到的吧？”

我两眼望着相邻的校舍，说道。因为达也坠楼的那栋校舍是三层建筑，所以从这里向上仰望一层楼高的角度，就能看到楼顶。

“没错。当时我看到行原就在那上边。”

藤尾走到我身旁，用手一指。

“但从这位置的话……”我望着藤尾所指的方向，说道，“倒